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十二回 遇小賊盜物免追 念舊情舍財相助

話說三眼虎來到華家行竊，才將房門一推，只聽咯嗒一聲，趕著跑了出去，仍到廚房內躲著，那知早驚動裡面。因華童本來是個細心人，忽然府縣前來拜會，又送了許多禮物，怕有小人前來，故此留心防備。忽聽房門響動，趕著起身喊道：「兆璧，你起來，外面門響，怕有人行竊。」誰知兆璧睡得正熟，喊了兩聲，只是不響。華童作急，只得自己起來，取了火種，點了燈，先在房內一看。見門門已撥了下來，甚是疑惑。忙又穿了衣服。

到房外四處一照，並無形跡，心中暗道：難道不是有賊？或者他們臨睡時忘卻上門，因此被風吹開，也未可知。卻又不敢自以為是，只得又到院落各處看了一番，然後又來到廚房細細查看，卻一點形影沒有。華童見毫無形跡，也就放心回轉房中，仍然將門關好去睡。

你道三眼虎究竟躲在那裡？先在跑到廚房潛伏在柴根以下，因後華童出來各處尋看，他知道總要尋到廚房裡來，就躲入柴後，將兩大捆柴遮掩著身體。華童雖來尋找，斷不料他躲在那裡，因此未曾尋出。三眼虎見華童又進房去睡，知道他除了疑，格外放心大膽起來。約到四更時分，便在窗外聽了一會，只聽房內鼾息如雷，知道眾人俱已睡熟，他此次卻不去撥門，即刻出門到廚房裡面取了兩碗水，先將窗格窩用水浸濕，然後將門撥去，輕輕的推開窗格，真是一點聲音沒有。他就此扒入裡面，便去將房門門撥下，又將華童等人的鞋子取過來放在旁邊，又端了一張椅子倒擺在房門口，隨摸到一張木櫃，使出開鎖的手段，將鎖開下。先將手伸進裡面去摸，卻巧夏國華與萬鈞送的禮物全在裡面，那三百兩銀是他兩人的賀分，亦在裡面。三眼虎好不歡喜。當時取了出來，放在一處，然後各處尋找，把房內所有的衣服又包了一個衣包。

正要出去，忽然華童睡醒，要起來小解，眼睛一睜，只見窗格大開，直一驚不小，忙喊道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說著便坐起身來，即刻下牀要去追趕，那知鞋子已不知去向。再望外面一看，只見有個黑影子一閃，早已出了房門。華童此時也不顧有鞋無鞋，忙著下了牀，望外就跑。

誰知走到房門口一絆，一個筋斗跌在地下，不由的哎喲一聲。兆璧才在牀上驚醒，趕著起來一望，見他爹爹跌在地下，隨即將眾人喊醒。這才大家起來點了燈火，來扶華童。只見他半截身子在裡，半截身子在外，已跌暈過去。眾人這一驚不小，趕著抬到牀上，用茶湯灌醒。此時李大椿也趕著過來，華童道：「你們不必忙我，快去趕賊。」眾人這才曉得，追趕出去，已是無影無蹤。所有那些衣料賀分均皆偷去，所幸華童未曾跌傷，卻是氣得不得了。說道：「偷去東西還是小事，我曉得做下這門親來就要鬧熱。昨日送來這些東西，今晚就出這事。」大家鬧了一會，已是天亮。

那些鄰居，皆曉得華家失竊，頃刻間，湯德元得信前來，華童就將被竊的話說了一遍。湯德元道：「那鎮上本有個巨竊出名的，喚做三眼虎。這事尚不難辦，你不好辦，我代寫信進城就是。叫夏國華追緝，怕他不帶你辦麼？」華童道：「罷了，你說這話，倒反不象你我們的事。本來這些浮華物件收下來也是勉強，此刻再驚官動府，倡揚出去，反為人曉得。」當時華太太也出來阻攔，說道：「我們這些人家並未辦過人，倚官仗勢，現在既然縣裡做親，格外不必。遙想這些竊賊，總是為窮所致，隨他去罷。」湯德元聽兩人如此，也就罷了。那知華童因夜間受了驚恐，又加之寒涼，不到兩三日工夫，就大病起來。兆璧兆琨這一急非同小可，只得又去請魯達光來看。

魯達光初看時還說不妨事，誰知日重一日，藥無效驗。加之天氣又冷，年老人經不起，到了七八日上，競是痰氣上阻，不省人事。兆璧與華太太真是哭個不止。春姑秋姑兩位姑娘仍是焚香求神，全無效驗。兆璧沒法，這晚間又想割股，以期病癒。不料到了三更時分，華童忽然痰望上湧，喉中咕咕有聲。眾人曉得不好，趕著過來看望。見了這樣情形，忙叫人到湯家送信。湯德元本來這兩日天天來的，今日回去，不多一會就得著這信，趕緊與大椿一起前來。進了房門，喊了兩聲，華童把眼睛微微睜開，一聲長歎，兩目緊閉。兆璧兆琨與華太太母女見華童已死過去，這一哭非同小可，惟有兩個姑娘與兆璧弟兄跌足捶胸，哭暈過去。李太太也是傷心，只叫李大椿將兆璧勸住，說道：「辦後事要緊。」兆璧哭道：「我今年長到十七歲，全是依著父母過的。現在遭了這件大事，一切俱不懂得，叫我如何是好？」湯德元也勸道：「你不要作急，仍是我來趕著開了單張，預候明天出去買辦。」

又寫了一信送到縣裡，並將被竊的情由敘在裡面，等到天明派人前去，不提。

華家本來寒素，加之又是一偷，連著又病了幾日，所有點銀錢已是乾淨。此刻遭了這事，雖然湯德元置辦一切，仍有許多零碎事件皆要錢用，不能件件皆向湯德元開口，華太太母子十分著急。李太太見他們這樣，知道內裡的細情，先同大椿商議，然後與華太太說道：「你們不必作燥，前日夏老爺送大椿五十兩銀子還未用著，你們此時沒錢，盡可取去先用。我在這裡承你們的照應，恨不能毀家圖報，只恨無產業可變。」華太太還是不肯；說道：「你們銀錢是不容易來的，而且我們此時用去，暫時無錢可還。明年大椿鄉試拿什麼錢用呢？你的好心我領情便了，這錢不能用的。」李太太道：「你不必過謙，譬如這銀子未曾送來，也要過呢，你們現在只管取用。」說著進房，將夏國華送的原封銀子取出來交與華太太。

華太太因他是實心，也就借用。過了一會，湯德元已將棺木衣食俱已辦妥，擇定次日辰刻大殮。到了午後，那國華已經得信。因衙門有事，自己不能來，趕著叫他兒子前來拜屍，又送了一百兩銀子賻敬，令華家先行收用，隨後再親來叩奠。湯德元當時接見，問了名號，乃是叫均祥二字。隨即拜屍，說了來意辭去。次日天明，兆璧等人就成殮發喪入殮，大家又是痛哭一場。蓋棺已畢，就將靈柩停在家中，擇地安葬。從此，兆璧就勉力接著華童的館地，在家課徒。

且說這夏均祥，雖是夏國華之子，卻是勢利小人。這日到華家來後，見他家房屋又小僕婦全無，回轉衙門，大不願意。便與他母親說道：「有我家這樣門第，何患無高門做親。爹爹糊塗，將妹子配與這個貧窮人家，不但外面難看，日後還要是我們的累。」夏國華的妻子倒好，說道：「你不要這樣說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你爹爹從前還不如他那樣呢，後來發達起來，不到幾年就補了這缺，安知這兆琨隨後不如你爹爹一樣麼？他家此時遭了這事，理應親戚幫忙，你怎麼說出什麼話來？如被你爹爹聽見，豈不生氣。」均祥仍是不願意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夏國華公事辦畢，晚間回轉上房，便問均祥道：「今日你到華家去，可見什麼人？華童身後事一切誰人主持？」均祥就將湯德元代辦的話說了一遍。夏國華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福禍。前日我到他家道喜，他尚十分精神，現在竟然永別。但是他一死，這一家人口如何是好？你妹妹雖未過門，也是他家的人。我想明日前去看視一番，然後與湯德元商議代他家想個常久之鑲方好。」均祥聽見，更不願意。一言不答，回轉上房而去。

不知夏國華代華家想出什麼法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